

“唐诗之路”： 从剡溪到雪窦山

裘国松/文 梁溪/图

北起钱塘江南岸，经绍兴古镜湖、浙东运河，入曹娥江湖源至其上游嵊州剡溪，到新昌天姥山，一路南下至石梁飞瀑而登天台山，历绍兴、上虞、嵊州、新昌、天台等地，是一条从唐朝起文人墨客酣游的古道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新昌地方学者竺岳兵先生，经多年研究为这条古道首次提出“浙东唐诗之路”的概念，在学术界引起轰动，并得到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论证与认同。

之后的一个时期，我因工作需要曾奔走于奉化与新昌之间，慢慢了解到，始于钱塘江南岸到天台山的南北走向古道，仅是唐代诗人们踏歌而行的主干线，其实还衍生出多条支线。由新昌经溪口一带顺剡溪—奉化江水路抵明州，就是一条“浙东唐诗之路”东支线的。



新昌境内的剡溪

唐代诗人入剡的最主要目的是什么？也许李白用诗句明确告诉了大家：“入剡寻王许”，寻找隐居剡地的王羲之、许询遗迹。“唐朝诗人仰慕东晋遗风，而嵊州是书圣王羲之晚年归隐处，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也就出生在这条古道上。”著名中国古典文献和文学研究专家、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傅璇琮揭开了第一层面纱。

根据新昌友人提供的线索，积自己对“王羲之与剡源”、“雪窦山与唐诗”的多年研究而发，我勾勒出了东支线的入口起自天台山与四明山交接的剡界岭，沿着狭长的剡源九曲谷地，从王羲之当年隐居的剡源一曲六诏，直到孙绰隐居的九曲公堂，在当今溪口沙堤村附近的剡溪之涓，顺水路直抵明州三江口。东剡溪之口（曹娥江上游的嵊州剡溪乃西剡溪），成了唐朝诗人在东支线上访古探幽的中转地。不久，我在自己的《溪口的背影》等几篇拙作中，为东支线上着墨、呼号，并引起“浙东唐诗之路”研究权威们的认同。以后出版的《唐诗之路唐诗总集》等专著的浙东唐诗之路线路图中，赫然标出了这条东支线的。

从最初新昌地方学者提出“浙东唐诗之路”的概念，至今已逾20年，其间的学术研究呈国际性开展之盛况。随着研究的深入，近几年，学术界关注起嵊州在这条诗路的地位。

剡中是唐诗之路的集散地，这是有众多唐诗的“诗证”。古代剡县地域是今天嵊州市、新昌县全境，还包括当今溪口镇西部的一部分地区。唐诗之路的集散地是不可能离开古县城、古驿站的。汉代设置的剡县，县治一直在嵊州。而新昌晚到五代十国时，吴越王钱鏐以剡地去台州、温州路上没有驿站为由，才划剡县东部十三乡置新昌县。到宋代，有部名志叫《剡录》，记的还是嵊县志。所以，就事论事，地处浙东唐诗之路主干线南北中心点的嵊州古县城，诚为当代旅游意义上的“集散中心”。

学者们同时提出，“集散中心”嵊州古县城，往南去新昌、天台是主干道，而往东走金庭及继续向东行的唐诗之路也极其重要，因为许多人入剡中的唐代诗人主要目的地是去金庭，那里是王羲之晚年的居处与卒地。许多唐诗还提到嵊州金庭通雪窦的事实。

金庭通向雪窦山的山道，古而有之。当今雪窦山区靠嵊州一侧，与金庭只隔山脊而相邻，自古属剡县辖地，民国时，壶潭、唐田、海溪、葛竹、左溪等8村才由嵊县划入奉化。这样，较之新昌剡界岭，嵊州金庭应称浙东唐诗之路东支线的北入口了。山脊之东的唐诗之路，便是沿着剡溪主源西海溪的谷地而行游，通过壶潭到唐田古道，还有徐凫岩峡谷古道，即陆龟蒙、皮日休诗中的“云南”一带，北达徐凫



奉化沙堤村前的剡溪



王羲之后代聚居地栖霞坑村



曾被称为“云南”的董村一带



徐凫岩下姚家村

岩等雪窦山胜迹及四明山腹地。

唐朝道士谢遗尘隐居四明山区，有一次去松江拜访了好友陆龟蒙。谢不道世间俗事，尽言四明山腹地各处胜迹与风物，最后请陆“各为我赋诗”。这催生了陆龟蒙的《四明山九题诗》。陆又将九题诗呈皮日休，皮亦以《和陆鲁望四明九题诗》相唱和。他们的唱和诗，名动长安，世竞相传，四明山名胜真正饮誉海内，乃从此起。

“皮陆”四明山九题，如今地属溪口镇境内的就有四处：鞠侯、过云、云北、云南。鞠侯岩即雪窦山胜迹徐凫岩别称，已广为人知，而另外三处今人多不知所云。雪窦山山心西行经东岙，过徐凫岩到唐田这一线的岗岭，终年生云走雾，去来无定，唐代起有“二十里云”之美称，“皮陆”九题诗之一的“过云”描述的就是这条岗岭风光。诗中的“云北”泛指这条岗岭之北地区。“云南”特指董村，到明代嘉靖年间，还是唐代的村名；清光绪《剡源乡志》有载：“董村，在桃花坑山，古名董溪云南，即是此处。”以后“云南”也泛指桃花坑山所在的徐凫岩之下这条宽谷中的董村、姚家诸村，还有王羲之后裔聚居地栖霞坑村。而今，陆龟蒙笔下的“云南更有溪，丹砾尽无泥”、皮日休诗中的“墟里生红药，人家发白泉”——“云南”，也就是董村一带的五六个桃源般山村，已成为都市背包族流连之地，栖霞坑村也已被列入宁波第二批历史文化名村。

是的，浙东唐诗之路东支线的发端，无论是从金庭经溪口西海溪谷地的北入口，还是从新昌剡界岭经剡源九曲谷地的南入口，诗人们殊途同归的，都在雪窦山南麓的溪口镇西郊沙堤村附近的剡溪畔。因为还有几个重要的目的地在向诗人们召唤，他们便坐舟东来，顺剡溪—剡江—奉化江，到达当时中国四大海外贸易港口明州。然后，东渡“甬东”舟山，西溯姚江到东南文献名邦余姚城，再经浙东运河重回绍兴镜湖、钱江南岸。研究资料显示，南来的400多位唐朝诗人，至少有100多位没有继续南下天台山等地，而是拐入东支线的，呈逆时针方向漫游一大圈到镜湖，北渡钱塘踏上各自的归途。而雪窦山与溪口镇呢，是转折点，成了唐朝诗人在东支线上、在四明大地访古探幽的中转地。

唐诗继承了魏晋以来的诗歌精华，形成了我国诗歌史上的高峰。溪口雪窦山作为浙东的唐诗高地之一，刘长卿、贺知章、孟郊、施肩吾、陆龟蒙、皮日休、崔道融、方干等百余位唐朝诗人，曾踏歌而行，佳句泉涌，构成了雪窦山奇峰秀色的浪漫情怀。直到今天，人们通过唐代雪窦诗优美的情与境，依然可以步入雪窦山的苍茫历史，拥抱雪窦山的诗意美色，感悟雪窦山的人文魅力。

人文 总第 5692 期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三江



永鸣益吞世界

益往直前

68

记得1998年我们去伊拉克，我、冀惠彦、一个技术加一个摄像，四个人带了20多件行李，从莫斯科转机去约旦。从北京来的飞机停在T1区，由莫斯科飞往约旦的飞机却在T2区，两个区域之间必须步行过一个漫长的通道。我们的航班时间衔接得很紧，必须争分夺秒。我们提着20多件大大小小的行李，艰难前行。四个人一趟当然搬不完，只能让年长的技术老师留在原地看着，其他三人肩扛手拽，恨不得拿牙咬着，一趟一趟搬运。累得差点断气，终于赶上了飞机。

这次从克里姆林宫出来的经历，似乎又将我送回几年前莫斯科机场那一幕，他们几个人拿着摄像机和三脚架，我得背着那个大灯箱，手里还要拎两个包，简直要崩溃了，根本拿不动。

从克里姆林宫走到那个侧门，再从侧门走到停在红场边上的面包车，那可能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段路。走到一半已经眼前发黑，但还是咬着牙坚持到最

后。走到车前，两腿发软，上气不接下气。使馆的人过来时，我连道别的心情都没有了。令人欣慰的是，那位新闻局长说话算话，安排的警车果然停在那儿，闪着警灯，使馆人员将我们介绍给一位魁梧的俄罗斯警察。

打过招呼之后，参赞悄悄问我：“身上带钱没有？给这个警察一点辛苦费，他会卖力的。”我问给多少，参赞说：“大方点吧。”

我想都没想，掏出口袋里的1500卢布，全部攥在手里，用仅会的那一点点俄语，说：“同志，谢谢！”我把钱塞到他手里，然后连比带划，指了指表，又比了一个天上飞机的样子。那个警察心领神会，连连点头，说：“OK！OK！”跟参赞匆匆告别后，我们就从红场一路绝尘而去。

绕了几个弯，我们上了那条通往机场的大道，果然堵得水泄不通，连紧急通道都被占得满满的。接着，我就看到那1500卢布起了奇效，那辆俄罗斯警车开上了应急车道，把灯一闪，扩音器一开，就开始喊。我听不懂，但能明白那种气势，肯定是说：前面的车让道！前面的车让道！

有人说，在莫斯科警察的权力比总统还大，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，看到警察就吓得直哆嗦。因为那里既有严格执法的警察，也有过度执法的警察，更

有肆意执法的警察，你不知道你碰到的是哪一款，所以还是赶紧让开为好。

但也有人可能是什么权贵，谁怕谁，就是不让。警察一边喊一边开道，那个紧急通道很窄，只能过一辆车，但有的车就在前面压着道，给你留条缝。我眼看那个警察，为了1500卢布拼到什么地步，他直接把轮一打，打向左侧，贴着半米高的水泥隔离墩，车轮毂摩擦着，一路火花带闪电，硬生生地把前面占道的车给挤过去了。

我们6点15分左右从红场出发，一路在警车开道护航之下，奇迹般地只用了一个多小时，在7点40分就赶到了机场。航空公司的人奇迹般地出现，帮我们把能办的手续都办好了。而俄罗斯的海关，居然也真的接到了总统府的指令，很爽快地盖了章。我们满身大汗，满怀侥幸，在飞机舱门关闭之前，坐到了国航飞回北京的飞机上。

我如约赶上了第二天下午2点，在钓鱼台国宾馆跟安南秘书长的会面。我当时坐在飞机上，最大的感受就是：认识普京总统真好！

后来，我还曾经三次近距离与普京对话。无论观察多少次，我对他那种复杂的感觉，始终不曾改变，总觉得他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和未曾说出的想法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杨蓉